

前進！「馬其頓」

Go Forward! "Macedonia"

黃淳豐醫師

1.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16 屆)
2. 府中牙醫診所院長

編按

南斯拉夫內戰所導致北約組織之攻擊戰役，掀起了難民潮湧進馬其頓，國內熱心人士，基於人道立場，組團前往支援，不過亦引起諸多阻撓，在這些團體中，有兩位牙醫師，劉啓群醫師及黃淳豐醫師，「牙橋」特邀黃醫師以其親臨難民營之經歷，報導「前進馬其頓」一文，讓國內牙醫同仁共同分享其感受與經驗！黃醫師共寄交 26 張難民營現場相片，由於篇幅受限，僅刊出部份。

「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內戰背景

南斯拉夫自九〇年初發生內戰，這個位居東歐國家分裂成由五個省所組成的「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此次國際焦點「科索沃」即位於境內最南方一省，南臨馬其頓，科索沃百分之九十為阿爾巴尼亞裔。現任南聯總統米洛塞維奇為「淨化」種族及科索沃這塊土地所具的歷史意義，將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居民以不流血方式驅趕出家園。南聯由塞爾維亞人組成的部隊實際上與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組成的解放軍已發生衝突數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 (NATO) 擔起「國際警察」介入戰事，攻擊南聯軍事基地，破壞重要設施，同時尋求和平談判，以解決這場紛爭。

意外之旅??

1999 年 4 月 7 日醫界聯盟副會長劉啓群醫師 (路竹會會長) 突然來電，帶著不同於以往的口吻說道：「黃淳豐，準備上戰場，時間 4 月 12 日，地點馬其頓。」

「馬其頓」陌生國度，陌生名詞，她到底在



● 難民營內小孩齊聚一堂，高喊口號要求「NATO」駐進 KOSOV，聲音相當震撼人心！

哪裡？長得什麼樣子？一點概念都沒有。參與偏遠地區原住民部落「把健康送上山」活動如家常便飯相當熟悉踏實，如今心懸半空中對那未知產生「莫名」之感。逛書店、上網路找尋資料想知己知彼，然而這個剛與台灣建交國家我們所知卻相當有限。

4 月 12 日晚上九點攜帶簡單行李至外交部集合，大約延遲兩小時才出發。4 月 13 日抵阿布達比，按旅遊行程，此處約停留二小時左右，飛機做些準備工作，我們卻在此待一天的時間，4 月 14 日才離開阿布達比前往馬其頓。到達馬其頓才知道事有蹊蹺，駐外人員透露，集合時間在外交部耽誤是因為原先允許華航班機進入馬其頓領空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臨時變卦，不讓我們進入。那二小時其實外交部是在討論到底去或不去 (To be or not to be)，是否取消原先計畫大夥各自回家，結論卻是先走再說。阿布達比過境的一天是外交部利用各種管道斡旋最後才予放行。

這一趟意外之旅，從決定成行到踏上馬其頓領土期間有著相當錯綜複雜的故事。

各取所需

此次馬其頓之行，包括外交部次長、佛光山、獅子會、慈濟功德會、國際同濟會、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立法委員、加上「路竹會」醫療人員，隨行記者計九十一位。除「路竹會」醫療人員外其餘待三日原機返台。

整個事件就像一個大舞台，舞台上充滿著各式各樣角色，這齣戲沒有劇本，沒有導演，表演者都認為他才是主角。「NATO」想盡各種辦法制服「怪獸」米洛賽維奇領導的賽爾維亞部隊；來自世界各地慈善團體扮演著「聖誕老公公」將救濟物資、藥品一噸一噸運送過來；達官顯要也不忘湊上一腳表現出悲天憫人的一面；記者們也從不同角度來報導他們「視野」中的「真相」…好不熱鬧。似乎忘了一件事，「路竹會」在難民營到底在做什麼？



- 「各取所需」，旗正飄飄招來非議！各方人馬：立委、外交部官員、同濟會、獅子會、慈濟功德會、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路竹會齊聚

三更有夢

之一

馬其頓難民營安置十幾萬由科索沃逃難離鄉背井而來的難民，分散在馬國邊境附近，有鐵絲



- 難民營家庭小聚，此時此刻應是家鄉飲下午茶吃小點心話家常時間

網團團圍住，他們沒有自由，他們僅能期待「NATO」與「賽爾維亞」之間的妥協才能返鄉。幸運者搭上專機安排至第三國繼續另一種不同的生活；再者聯絡海外親戚朋友提出證明文件至難民營接人（難民營門口總是圍著許多人隔著鐵絲網引頸期盼網外會客人潮中是否有自己親戚，一天又一天等待著）。

之二

牆壁上貼著密密麻麻或用筆或用打字方式寫成的「小廣告」，有的甚至張貼著照片，圍觀者神情木訥的望著看著，時而以手指指著某張貼的東西，時而低頭與朋友或家人說上幾句，他們臉上刻畫著疲憊的痕跡，雙眉深鎖，透露出幾許無奈。後來才知道那是——「尋人啟事」，這一路逃難下來造成不少家庭妻離子散。那一種強烈的感覺再度刺激我，記得帶著自己幼兒逛街，逛著逛著稍不留神身旁小傢伙不見了，環顧四周除



- 準備工作，搭帳篷及各種儀器設備就定位，是在挑燈夜戰之下完成，那晚又冷又餓，大夥吃著價值「8美元」便當，一菜一筆而已

了人潮還是人潮，吼叫自己孩子，再怎麼大聲其實也無助。之後雖然找著了，但那一段時間的感受因「尋人啟事」再深深烙印心中。

之三

馬其頓春天氣候變化相當大，大太陽、颳起強風、下雨有可能在一天同時發生。讓人擔心的是周邊峰頂覆蓋的白雪，這時正慢慢溶化，一到夜晚又冰又冷；溫度約莫十度左右，甚至更低，對難民來說愈夜愈難眠。

之四

同行一位資深護理人員感冒，感冒時不外多休息、多喝水。但在馬其頓難民營卻是個問題，不敢喝水，為什麼？答案是「廁所」。如廁時得向隔鄰借用，非常不方便。而且那種行動廁所不提供隱蔽性，排泄物是一目了然。相對於此難民營廁所更是克難，幾乎沒什麼隱蔽性可言，僅用簡單方式圍起來，又髒又亂（愛用不忍用更難聽字眼），而且「四處飄香」，空氣中時時會瀰漫著這股味道。



●廁所！！



●小孩仍是天真無邪不知發生什麼事，他們剛到未有落腳處！

之五

進入難民營觀察他們生活方式，吃的是乾糧類食物（營內禁炊事），每人分配幾瓶礦泉水；營內提供的水僅做清洗之用，為了拿水還得排長龍至唯一供水處提取，筆者也有這種經驗，加入排隊行列想取水洗手；水是蠻珍貴的，步行至營區內看到帳篷旁堆積很多盛水容積器皿，整個營區卻不見能「洗澡」的地方，待在難民營內大概都是乾洗解決。

也不曉得是第幾天夜裡，突然驚醒，祇覺得熱淚盈眶，伴隨的只有那冷冷的空氣和落地窗外寂靜的夜色。身處異地，三更有夢竟然是如此…。

尊嚴

也許會有很多人會很好奇，牙醫師到難民營能做什麼？隨團旅遊？逛逛難民營？幫忙打雜工作？其實不然，牙醫師工作相當吃重，早上九時「開工」，至下午七時「收工」（馬其頓晚上七點半天黑），十個小時內工作九個多小時，實在令人難以想像。為什麼？一般而言，難民營是「第二」集中管理處，「第一」現場則在邊境，（那才是人間地獄）逃亡過程是與生命搏鬥，為求生存。當馬其頓政府或鄰國阿爾巴尼亞接受這些難民進入當地領域，此時難民生命已不是問題，接著面對的是如何「生活」。口腔疼痛或一般病痛在難民關心排列順序上才會顯現。偌大難民營近三萬人，難民營最大的一個，雖然就醫處很多



● 世界知名媒體均來訪，CNN、日本讀賣、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等等

(以色列、法國、德國、英國等軍方派軍醫駐紮) 但有牙醫師祇有來自台灣「路竹會」僅此一家別無分號，會長劉啓群醫師和我倆人在難民營口腔門診就成另一特殊景象。門診內容以根管治療緊急處置與拔牙佔絕大多數，以解決疼痛困難為主。

在這裡不需要考慮宗教、種族、政治、國際地位，而是將自己專業領域實際去做對難民營有幫助的工作。

意義

兩禮拜馬其頓之行，有來自四方不同的反應，媒體報導褒貶不一，(媒體如何報導，「路竹會」都有詳細蒐集)，如果針對錯誤報導——反擊當然是大快人心，會長劉啓群醫師倒是坦然，思考再三之後決定不屑一顧，還是秉持「路竹會」基本精神行所當行，哪裡需要「路竹會」的地方我們就會去，「路竹會」去做的是要去幫助別人而不是做給別人看的！



● 李大維次長和劉啓群會長與 UNHCR 負責人(聯合國急難救助機構)商討難民營醫療事宜

路竹會簡介

路竹會成立於1995年(民國84年)底，成員包括醫(各科均有)、牙、藥、醫檢、護理義工等結構如小型醫院，截至目前為止參與人員超過千人，遍及全省各地。

路竹會旨在於幫助弱勢團體提供醫療援助關懷並照顧其他生活問題。這幾年來有感於國內原住民部落已漸受政府及民間各種社會團體照顧，未來工作重點將朝國際急難救助或第三世界落後地區醫療為工作目標，有意願參與者或願意提供經費支援者請洽(02)29150818 路竹會劉啓群醫師。



● 結束前路竹會與翻譯義工合影，背景即為臨時搭建帳篷，專供醫療使用